

畬族传统文化中的汉民族文化影响

刘 冬

摘 要:现代意义的畬族传统文化主要体现在闽浙赣交界地的畬族聚居区。其畬族传统文化中的巫术文化、家族文化与歌言文化,分别代表了畬族的宗教意识、伦理规范与审美思维。分析三者的建构,其中既存在本民族文化的特质,也不同程度地受当地汉文化的影响。本文探讨的主要内容侧重在汉民族文化的影响方面。

关键词:巫术文化;家族文化;歌言文化;汉文化

畬族是南中国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少数民族,也是中国东南沿海最主要的少数民族。早在隋唐之际,畬族先民就已在闽、粤、赣交界的山区生息繁衍。到了元明清三代,大量畬民自闽、粤、赣交界地陆续迁往了闽、浙、赣交界地。在上述这个特定的历史时空之中,畬民从游耕民族逐渐变成了定耕民族,并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聚落特点与社会模式。随着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畬民不仅塑造了自身鲜明的民族性格与文化心理,也构筑了独特而丰富的民族文化。闽、粤、赣交界地经过元明清三代六百多年历史积淀而形成的畬族文化,在现代人的眼光里,便是畬族传统文化。

以上畬族传统文化形成的原因是复杂而多元的,而其中畬族与当地汉人的较为和谐的交往与文化互动,特别是畬族文化受汉族文化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动因。本文着重探讨的便是这个论题。

畬族有本民族语言,但没有自己的文字,因而以汉字为载体的畬村地方性文献成为探讨畬汉文化关系的主要依据。大量的地方性文献,主要指藏于民间的畬族巫师的科仪法书、畬民家族文书以及畬家户户传抄的歌言(歌谣)唱本。这三类文本分别代表了畬族传统文化中的宗教意识、伦理规范与审美思维,其中“宗教意识产生了畬民的巫术文化,伦理规范产生了畬民的家族文化,审美思维

产生了畬民的歌言文化。以上三者作为畬民传统文化的三大构件,共同构成畬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必要条件。”^[1]本文探讨形成以上三大构件的动因时,侧重于畬族传统文化受闽、粤、赣交界地汉文化影响这一点上。

一、畬族歌言文化中的汉文化影响

畬族称“歌谣”为“歌言”。畬族歌言文化是畬族传统文化中审美思维的产物,是畬族艺术地认识世界、反映世界与表达世界的一个方式。歌言文化不仅具有敬神、娱情、教化、述史等多种功能。畬谚云:“俗不离歌”,他们在衣食住行、婚丧年节、祈神祭祖中都有歌唱活动。畬族学歌有一个专有名词叫“歌教”,这是畬民家族传统教育的特殊手段。“歌教”唱本是家族最主要和最基本的教材,畬民家族视唱本为珍贵而神圣的传家宝,祖祖辈辈传阅、传抄、传唱。一代代人依凭畬歌唱本得到启蒙教育,通过习歌、会歌、盘歌,识字习文。

畬族歌言是文学语言与音乐语言的有机融合。从音乐形式上看,畬族歌言因其“大分散小聚居”的居住格局,呈现出多种不同的音调。不同的音调间又互有关联,显示出一个民族共同体所具有共同的文化特征。从文学语言上,畬族歌言已非普通的日常用语,而是经过艺术加工的特殊语言。其文学语言中已经包含了诸多汉语歌谣的古老意象与习见的修辞技法。从内容到形式,畬族歌言均或隐或显地流露出汉文化的气息。民族音乐学者

* 作者简介:刘冬,福建省民族研究所;收稿日期:2014-01-13。

蓝雪霏认为:“因为当汉族文化从经济运作方式到生活层面不断改变畬族固有的一切时,作为精神文化的形式,如语言、文字、歌唱也即时并进,或为汉文化所替代,或为汉文化所浸染。”^[2]

畬族歌言的形成与民族语言或地域方言密切相关。歌言的句子一般为七言,基本类似于南方汉人习用的民间“竹枝词”,且十分擅长用各种不同的汉语修辞手法自由即兴编唱。民间汉语山歌中的比喻、借代、比拟、夸张、对偶、排比、反复、顶针、描摹、双关等修辞手法,在畬族歌言中比比皆是。如“拦路阿哥听娘言,娘(指畬族女子)是初次出外乡,恰似‘冬至’泥内笋,真象春茶未见霜”;“情义两字值千金,教娘大胆过来寻,雷公不打风流事,老虎不掏多情人”;“少郎生好中娘心,可比明月照山林,你是十五光明月,我娘愿做月边星”;“生事事生何时了,害人人害几时休”;“有心莫要几多言,有心莫要挂嘴边;山笋不怕石来压,相爱莫怕旁人讲”。

从畬族歌言所表达的内容上,也清晰可见汉文化对于畬族文化的渗透,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发源于清代末年的福建省霞浦县白露坑畬族村的“小说歌”。“小说歌”已列入国务院颁布的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畬族以流传于当地汉人乡村中的说书话本与地方戏曲的故事为蓝本所进行的艺术再创作。据1958年《畬族文艺调查》,在闽浙畬族地区流行的一百余篇畬族小说歌中,就有大量将汉族作品改编而成的畬族“小说歌”,如包括《西游记》、《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孔明祭东风》、《曹操下江南》、《宝莲灯》、《天仙配》等。^[3]另据已经出版的《霞浦县畬族志》、《福安畬族志》、《宁德市畬族志》、《浙江畬族民歌集》、《崇仁乡畬族》等书所列的畬族“小说歌”的目录中,也有《齐天大圣》、《桃园三结义》、《七品芝麻官》、《刘海钓蟾》、《铁弓缘》等篇目。

在畬族歌言所表达的内容中还渗透着与汉人一致的价值观念与伦理道德。如根据清代福鼎县童生钟良弼考秀才的史实故事创作的“小说歌”《钟良弼》,其内容描写钟良弼不畏“县书串通生监诬批畬民不准与试”的民族歧视,不惜“家财卖尽使”,“一直去透福州城”,“告分(到)武(抚)院衙门去”,终于打赢官司并考取秀才的曲折经历。《钟良弼》所表达的“世间万般都无益,惟有耕读不误人。世上惟有文章贵,为官都是读书人”的文句,有着强烈的功名意识,有着类似于汉族社会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价值理念。

畬族歌言虽然在内容与形式上均不同程度地受当地汉文化的影响,但是畬歌作为畬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与形式上仍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特别是形式上,包括曲调、旋律、唱法、歌俗等方面,与当地的汉族音乐文化迥然不同。如畬族小说歌《梁山伯与祝英台》中,增加了马文才游地府等诙谐、幽默的场景,冲淡了悲剧色彩。^[4]又如1958年音乐家郑小瑛等人的《畬族文艺调查》,记载了闽东畬族的双条落(双音)等唱法,在我国南方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中是独树一帜的。

二、畬族家族文化中的汉文化影响

畬族的家族文化是维系民族迁徙、发展与繁衍的伦理力量、道德准绳、价值标准、礼仪规则与行为规范。畬族的家族文化强调了家族的权威,其权威的构成可以看作是“神—鬼—人”三个层面的有机组合。即以远祖崇拜的对象为家族权威中“神”的系统,以已逝的村落开基祖为代表的近宗崇拜的对象为家族权威中“鬼”的系统,而健在的族长、房长等村落“父老”则是家族权威中“人”的系统。在“神—鬼—人”三个层面上,我们可以一一对应畬族的家族的传说、畬族的谱牒、畬族的宗姓,并从中探寻汉文化对畬族文化的影响。^[5]

畬族史诗《高皇歌》和畬族家谱、祖图等资料显示,畬民家族的河南传说源于盘瓠与三公主所生的三男一女的故事,其本源可以追溯到汉族中原地带。据畬族家谱载:“高辛皇帝爵封盘瓠盘护王,加封忠勇王。长男盘自能,次男蓝光辉,三男雷巨佑,女赘钟志深。公主金精银青夫人赐姓萧氏,食邑千户侯封正一品夫人;盘自能封南阳郡武骑侯配吏部尚书张敬春之女,封正一品夫人;蓝光辉封汝南郡护国侯配户部尚书廖尚惠之女,封正一品夫人;雷巨佑封冯翊郡立国侯配户部尚书葛尚辉之女,封正一品夫人;女名淑玉赘钟志深封颖川郡敌国侯,封正三品夫人。”查“南阳”、“汝南”、“颖川”古地均在河南,而“冯翊”古地虽在陕西,但也临近河南。河南传说对于畬族姓氏的追述,可以看作是畬民源于一种安身立命的世俗化、谋求生存空间的现实感而对中原汉族文化的认同。日本学者濑川昌久认为,“畬族接受河南传说之类汉族祖先移居传说,或许可以看作是在叙述关于本族出身传说的层次上表现出汉化的一个阶段。也就是说,他们不是以本族祖先为皇帝所豢之犬盘瓠为中介来联结中华文明,而是通过其原住地就是古代中国的中心区域这一事实,更直接地主张自己

就是中华世界的一个成员。”^[7]

受汉文化的影响,畬民也十分注重家族谱牒的编修。由于畬民文化程度的局限性,畬民家族也延请当地的汉人代为修纂族谱。汉族儒士在编修过程中,在内容上对畬民的家族文化心理保持着相当的尊重,也在形式上融入了汉人谱牒修纂的基本范式。而畬民对于长期在畬族乡村修纂谱牒的汉族儒士十分信任,甚至于往往出现汉族先生两代人先后相续为某个畬民家族修纂族谱的行为。陈支平《福建族谱》记载了闽东蓝姓畬民在清代同治、光绪年间分别延请王聘三父子修纂族谱的情况。^[8]福建畬民的主要聚居地闽东现存的清代畬民族谱大多由当地汉人修纂。其所修族谱中虽保留了大量畬民家族文化的内容,却也难免融入了汉族家族的伦理精神。这种伦理精神主要体现在畬族族谱的序言、家范、族规等内容的叙述上。同时,在现存的畬民家族谱牒中,虽然有区别于汉人的反映畬民家族文化历史的篇章,但格式和汉族大致相同。即沿袭民间通用的欧(欧阳修)苏(苏洵)模式,且在族谱《凡例》中加以说明。

总之,分析闽东、闽西、闽北等地的畬民族谱,从指导思想、编写格式到特定的符号系统,不难看出均基本会同于正统汉族家族文化传统的主流话语。如宁化县城南乡茜坑畬族村《雷氏家谱》所表达的修谱意图与汉民族的家族伦理观念如出一辙,即:“谱之修也,岂徒籍以载一族苗裔生卒娶葬已哉?而尊祖敬宗睦族追远之意,胥于是乎系焉!夫木本水源非修谱无以厘世德作求之念,继志述事非修谱无以见奉先思孝之忱。”^[9]又如民国《闽杭庐丰蓝氏族谱》总目录中包括了“新序”、“旧序言”、“凡例”、“同名辨”、“族约”、“任务”、“捐资”、“绘图”、“世系表”、“念七郎公总系”、“各支派”、“溯源志”、“前志”、“后志”、“祠祀志”、“选举志”、“艺文志”、“墓志”、“迁移志”、“族望志”、“列女志”、“领谱志”、“杂录”等。

受汉族文化影响,畬族以姓氏为界限,以同姓同宗血缘序列建构起“公祠—支祠—户—家庭”的封建宗法组织。即畬民家族存在与汉族相似的“家族—房支—家庭”的家族体系。其中房和汉族一样,也是家族的支系,“房支”维系着数百个家庭。修于民国十七年的宁德猴墩村《雷氏宗谱》便是外猴墩村廷亮公派下夏、汤、商、齐、鲁、晋六房的家谱。所不同之处是每一个姓氏的远祖追溯中都冠以畬族远古盘瓠传说所叙述的带有神话色彩的家族神

系。在典型的畬族家谱修撰中,都记载着《凤凰山忠勇王坟茔图》、《列朝封赠》、《龙首师杖志》、《凤凰山祖祠记》等涉及盘瓠传说的内容。

在闽南的畬民家族文化中还有一种畬汉结合的联宗传统,即随着闽南人飘洋过海,并在海外发族,将若干族姓结成特殊的姓氏联盟。此举是为了弥补个别族群的势单力薄,通过一定的地域或社会关系的联系,增加家族的力量。如在闽南泉州一带,“萧、钟(畬族)、叶、林称同宗。在菲律宾,沈姓、尤姓加入联宗行列,组成‘六兰堂’,世称‘宗联四姓,谊结六兰’”。另在漳州地区诏安县农村也有关于萧、钟、叶三兄弟的说法。^[10]在闽南地区还有何、韩、蓝(畬族)联宗现象。流传闽南的“何韩同宗”传说具体生动。相传当年韩信涉水逃难,遇到追兵盘查,他急中生智,遂指河而言姓“何”。因此闽南民间认为何、韩本为一姓。又据郭联志《明以来漳州畬族社区的变化》一文载,云霄县何地乾隆二十年《何氏族谱》云,何姓开基祖妣盘氏,而盘氏为蓝家(畬族)养女。她生二子。长子曰“京保”,姓蓝,从南胜移居渡头,传衍为蓝姓后裔。次子曰“彦保”,姓何,移居何地。何、韩、蓝(畬族)联宗遂源于此。漳州一带的何、韩、蓝(畬族)联宗之俗传到了台湾,台湾各地均有“何韩蓝同宗会”等联宗组织。^[11]这一联盟中已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家族、民族的界限,而仅仅突出特定族群组合的意义。

虽然,畬族家族文化中其家族构成、族谱编修等方面均受汉文化的较大影响。但是其远古神话盘瓠记忆的代代相传,神秘的家族祭祀仪式以及盘、蓝、雷、钟四姓同源的宗族观念,都植根于畬族文化心理,深藏于集体无意识,表现在家族日常活动中。如畬族“凑头话”(谚语)云:“山哈、山哈,不是亲戚就是叔伯”;“凤凰山上好开基,同是南京一路人”;“蓝雷三姓共门寮,不共锅灶同族亲”。^[12]表明了畬族早年“每祭祖则四姓毕集”^[13]的“家族即民族”的“泛家族观念”。^[14]

三、畬族巫术文化中的汉文化影响

畬族崇尚巫风,伺奉鬼神,具有一整套原始宗教信仰体系。畬民的巫术文化属于“闽山教”的巫法范畴。闽山教是流传于南中国广大汉族与少数民族地区的民间宗教,其教主是许真君。在畬民盘瓠传说巫术化的过程中,盘瓠王为许真君弟子。畬民史诗《高皇歌》云:“龙麒(即盘瓠王)自愿官唔(不)爱,一心闽山学法来。学得真法来传主,头上又何花冠戴。当初天下妖怪多,闽山学法转来做。

救得良民个个好,行罡作法斩妖魔。闾山学法言真,行罡作法斩妖精。十二六曹来教度,神仙老虎救凡人”^[15]。今罗源县廷洋坂村藏有畬民祖图,其中第三十三幅图曰:“盘王(即盘瓠王)别公主往闾山学法。”第三十四幅图曰:“许真君云端传正法。”祖图末端落款为“大清乾隆伍拾陆年(1792年)辛亥岁拾贰月谷旦,蓝法容、长吉、法富、法寿捐立,惟愿各房子孙昌盛、长发其祥”。

畬族传统的宗教信仰是带有巫术色彩的多神崇拜。神祇是否灵验,是他们选择的唯一出发点。畬巫的万神殿中有本族神灵蓝太姥、插花娘等,也有源于汉族民间信仰的女神陈靖姑、马仙等。陈靖姑信仰原发于福州府,继播于闽浙赣交界地。明代是陈靖姑信仰文化建构初始期与大规模扩展期,这正是畬民大量迁徙闽浙赣交界地的时段。据陈靖姑传说,陈靖姑与畬族远祖祖盘瓠王同属闾山法门。闾山法门成为畬民巫术文化与陈靖姑信仰的契合点。除此之外,临水夫人法力的主要功能是保婴保赤,这对于崇尚“九族推尊缘祭祖,一家珍重是生孩”^[16]的畬民而言,陈靖姑信仰具有特殊的亲和力与必要性。因而,临水夫人(陈靖姑)神系在畬民巫术文化中的地位尤为显赫。有学者认为,“明清时期是闽东方言区陈靖姑信仰文化建构与成型的时期,也是畬族大量迁入和定居在闽东的时期。在畬汉民众的社会交往中,畬族乡村的巫术文化选择、吸纳了原本属于当地汉人的陈靖姑信仰,并使之成为畬族巫术文化的重要构件。”“畬族巫术文化中的陈靖姑信仰富有民族特色。在长期的畬汉文化互动中,畬族巫术文化不断吸收汉族陈靖姑信仰文化并将之发扬光大,进而推动了整个闽东方言区陈靖姑信仰文化的发展。”^[17]

畬族巫术文化在吸收陈靖姑信仰文化的同时,将之发扬光大,其中畬族巫师扮演了重要而特殊的角色。闽东方言区是福建畬族的最后迁徙地与最主要聚居地,畬汉两族民众有着较为和谐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其中也包括民间信仰神灵崇拜在内的宗教生活。在明清陈靖姑信仰的造神运动中,大量迁入闽东方言区的畬族也参与其事,畬汉村民共同推进了临水夫人神系与陈靖姑信仰文化的建构。从现有的畬族巫师科仪唱本中可以看出,临水夫人神灵系统的地位仅次于闾山法主许真君。“奶娘(陈靖姑)踩罡”是巫术大醮的重要程序。由于陈靖姑法力所涉及的范围更显广泛、普世,因而福安民间流传着多种《奶娘传》的说唱诗

本,以七言长诗形式记述陈靖姑的身世、传说并赞颂其灵威。

从现存的畬族巫师科仪唱本中,还可以追溯到畬族巫师由汉族巫师嫡传的信息。为了显示巫法的正宗,畬族巫师们在转抄科仪唱本时,往往会在落款处交代唱本的来源。人们便可以借此按图索骥寻找到畬族各坛巫师教宗传承的历史。如福宁府福安县灵宝法坛雷姓巫师所藏的用于恭请临水夫人行罡作法降伏旱魔《早坛法书》唱本落款为:“明天启元年(1621年)六月吉旦,林法通原籍抄写,取《仙早坛细法》。清嘉庆貳拾稷(1815年)六月吉旦,依师传抄——林法真。光绪七年辛巳岁(1881年)七月吉旦传抄——吴法飞。飞传男法留同婿钟声远,敬识再抄。”以上文字表达了灵宝法坛200余年传承的历史过程,其中包括林姓汉族巫师传至吴姓畬族巫师,再传钟姓畬族巫师的链条。福州府罗源县福佑灵坛蓝姓巫师抄于光绪年间的《招兵科范》唱本落款云:“闾山福佑灵坛祖传九代,士叶宣能道名法进,亲录传授后学,师徒蓝法尊、(法)明前去代天行化,护国救民。其书切莫忘记,仔细记真,流传后裔。子孙看用其书,不可失落,自然法门兴旺。恐有外人借看抄写,随手就讨,不可轻贱。上传下接,不可乏常。其法书系是侯官县传来看诵,后来子孙莫忘记。功曹兴发,驿马常行,千兵万将跟随也。读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者。”根据上文,从福佑灵坛传至光绪年间已历9代推算,巫坛传承的初始时间该是明代,法脉源自侯官,并由汉族巫师叶宣能传至畬族巫师。

考察福安闾山派巫师传承状况,我们发现当今福安闾山教派畬汉巫师共分为东西两路。寻其发端,两派均不约而同地追溯到福安西部长潭村的畬族巫师雷法腾。他们一致认为均受法于雷法腾。

以上说明,畬族巫术文化的建构与发展,与当地汉族巫术文化是息息相关的,有时二者纠结在一起,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

四、结束语

从闽浙赣交界地的畬族的歌言文化、家族文化和巫术文化的构成中不难看出,畬族文化均不同程度地受到当地汉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是畬族与汉族的长期交往与文化互动造成的。汉文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畬族传统文化的构成。这种影响力是畬族在保留本民族的文化内核的前提下出现的,因此,其中的汉文化要素已经自然而然地

融入了畬族文化,成为畬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且无法剥离。

畬汉文化之间的影响是互相的、双向的。本文仅强调了其中的一个侧面,即汉文化对畬文化影响的一面。事实上,畬族文化也可能影响到汉族,

并也可能为当地的汉人所接受,而转化为当地汉族文化的组分部分,如粤东客家地区唱山歌就曾受当地畬族歌言文化的影响,至今那里的客家地区还将唱山歌称为“逗畬歌。”关于这点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

注释:

- [1]参见蓝图、蓝炯熹:《闽浙赣交界地:地理枢纽与畬民族共同体的建构》,载《福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第15页。
- [2]蓝雪霏:《畬族音乐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0页。
- [3]《畬族社会历史调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5页。
- [4]参见蓝炯熹:《畬民家族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9页。
- [5]参见《畬族社会历史调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7页。
- [6]参见蓝炯熹:《畬民家族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页。
- [7]瀨川昌久:《族谱:华南汉族的宗族·风水·移居》,钱杭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5月,第225页。
- [8]陈支平:《福建族谱》,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8页。
- [9]宁化县城南乡茜坑村《雷氏家谱》,《祀产记》,民国三年(1914年),芳饮堂藏版。
- [10]武荣殷比干文化研究会《比干文研》,第四集,1997年。
- [11]郭联志:《明以来漳州畬族社区的变化》,“面向21世纪中国畬族社区研讨会”论文,油印本。
- [12]《中国谚语集成·福建卷·闽东畬族谚语》,福建省宁德地区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萧孝正执编,1990年10月,铅印本第97页。
- [13]清同治《贵溪县志》卷14,《杂类轶事》。
- [14]参见蓝炯熹:《畬民家族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 [15]载浙江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编《畬族高皇歌》第9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
- [16]引自周应枚:《畬民诗》,载光绪《遂昌县志》卷十一《风俗·畬民附》。
- [17]蓝焰:《畬族巫术文化中的陈靖姑信仰》,载《世界宗教研究》2007年第4期,第86~95页。

[责任编辑 林 石]